

瑶族文学史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瑶族文学史

黄书光 刘保元 农学冠 编著
盘承乾 袁广达 吴盛枝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瑶族文学史

黄书光 刘保元 农学冠 编著
盘承乾 袁广达 吴盛枝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西通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13.25 印张 插页2 325 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9960 册

ISBN 7-219-00561-X/I·161

定价: 3.00 元

序

蓝鸿恩

由于某种因缘的关系，我家和很多瑶族同胞关系比较密切。因此，从小就和很多瑶族同胞有来往。当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山角落的小县城，每逢圩日，便有很多的瑶族进出，他们在我家煮饭、喝酒、住宿。

当时，民族间的隔阂是很严重的，当他们喝酒后就大唱瑶歌，街上的人就非议了，说这些瑶佬发酒疯了。可席上的瑶族就站出来：我们瑶家有瑶家的习惯，你们不要瞧不起人，“先有瑶，后有朝”，朝廷的王法还管不了呢。从这个时候起，瑶族同胞有很自信、很自豪的感情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我当然对这种喧闹很不喜欢。母亲告诉我，不要不喜欢，我们还有依靠他们的时候呢。原来壮族有一句俗话：“deuz caeg haeuj singz; deuz bing haeuj rungh”意思是说：躲避乱民时，要到城里去；躲避乱兵时，要到瑶家藏。我父辈一代，恰逢清末民初，战乱频繁，每逢乱起，都跑到瑶寨去栖身。由于我们姓蓝，瑶族也有很多蓝姓。从语言来说，内中涵义是不同的，因为瑶族的蓝姓是蓝靛或蓝草的蓝，带有颜色的内容；而壮族的蓝姓却是兰花或者是竹篮子的篮，指的是实物。现在我们那里还有人保留兰、蓝二姓，这说明两个蓝姓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，写汉字时都写成“蓝”字，所以也就成为一笔写不出两个蓝字，认为是本家了。在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某种因缘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。

到抗日战争时，家乡沦陷，老百姓都跑到瑶族山垌里去。

当你走到瑶家寨口，就会看到四周围的悬崖陡壁上，用藤条捆绑的垒木、滚石。寨口是石砌的厚墙，用石条作门杠，每个山头都有人站岗放哨，大刀、长矛都绑红布飘带，随风飘摇，再加上牛角号一响，万谷震荡，有如万兵千将在那里布阵待敌，你就会周身松弛，有安全感了。尤其瑶族同胞好客热情，更使你不得不热泪盈眶；没有食的吗？楼上堆满的南瓜由你要，梁上挂的玉米包任你选，这就使躲难人所害怕的饥饿感顿时得到解除。这种壮、瑶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，就是在苦难的年代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所以在历史上，壮族人民暴动，必有瑶族人民参加，而瑶族人民武装起义，也必有壮族人民参加。在历史上，统治阶级所记载的大多是瑶壮不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我自己亲身的经历，还是在解放战争年代。那时，我率领一个由壮族人民为主体的游击队（其中有不少是瑶族同胞），在红河边上的瑶族地区打游击，那种鱼水关系更使人难忘。

当部队要出击时，牛角号一吹，整个山寨的男女老少全都集中来了。于是分配任务，谁担任向导，谁担任守寨。妇女们连夜磨玉米，包玉米粽粑或玉米粑。剩下的人，不管老小，全部组成爬山队。这爬山队是瑶族人民特有的战斗组织，他们有的带鸟枪，有的带牛角号，有的拿烂脸盆当作破锣使用。部队出击时，我们率先占领各个山头，然后部队徐徐在山沟里行进；当接近敌人营地时，向导主动带领部队抄小路偷袭。瑶族山区地形特别复杂，向导们的任务就是选择悬崖陡壁中找敌人不防备的地方前进。往往我们队伍已进到敌人营地中间，敌人才在梦中惊醒，以为我们从天而降，没有不大获全胜的。

当敌人进行大扫荡时，反扫荡就开始了。这时，爬山队在每个山头布置两、三个人，任务是观察敌人行动和设置疑阵。突然，这个山头叫喊：“黄狗们进到那里那里去了！”接着又故意叫喊：“到你们跟前了，准备瞄准放枪！”等等。加上牛角号不断鸣

叫，破锣皮鼓乱敲，满山震荡，万山齐鸣，弄得敌人莫明其妙，不辨真假，乱向山头开枪，吊炮，然后齐向某个山头大举进攻，可一到山头，那几个人又不知往哪里去了。他们碰到这种疑阵不得不步步为营，每天只能挺进三、五里路。这样，游击队就能从容不迫地调动兵力，组织力量，伺机反击。果然，三、五天之后，扫荡已成强弩之末，敌人疲惫不堪，而且游击队的袋形围攻已经弄好，突然发起反攻，敌人没有一次不是落荒而逃的。

这种作战方法，在瑶族人民里早已形成传统。相传在大藤峡起义的时候，就提出了“官有万兵，我有万山”，“官来我走，官去我还”。历史上虽有韩雍、王守仁平定大藤峡的记载，然而直到明末，大旅行家徐霞客亲临八寨时，还记很多地方还为瑶、壮人民领袖所占据。可见，史书上所记载的谎言，无非是向皇帝报功罢了。

由于和瑶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他们很信赖，很早就从香火堂上把《过山榜》交给我看。这样，我才真正知道瑶族人民苦难的历史。他们唱的这一首歌：“鸦有巢，雀有窠，瑶人住山坡；三年换两种，苦泪流成河”，的确是他们历史的真实写照。

从历史上来考察，瑶族是我国历史上迁徙较多的民族之一，据史学家们研究，他们最初聚居于洞庭湖一带地方，后来越战越乱，往北迁徙到江淮。以后呆不住，被迫又往南迁徙。瑶族民间曾有漂洋过海才到广西、广东一带的传说，其实可能是渡越长江和洞庭湖的追忆。由于瑶族人民富于反抗精神，所以反动统治阶级对他们是“三年一小征，五年一大征”，使他们经常处于流离失所，颠簸不定的迁徙生活。就从《过山榜》的记载来看，统治阶级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招募瑶族人民前去开荒、种树，等到树长成了，就把他们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这种三年换两种的情况，分明不是他们自愿的，而是被迫的。这种经常流离失所，颠簸不定的生活，也锻炼出他们吃苦、耐劳和刚毅的性格。他们能够生存下

来，并延续到现在，不仅在中国，甚至东南亚、澳大利亚、北美洲都有他们的足迹。说明瑶族人民是伟大的民族之一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。

至于我对瑶族文学的了解，还在于1960年以后的事。那时，我正主持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筹备工作，着手组织瑶族文学的收集。当时组织了刘保元（瑶）、盘承乾（瑶）以及农冠品（壮族）、黄承辉（壮族）等同志，深入瑶族地区进行普查收集工作。后来，又有黄书光（壮族）、农学冠（壮族）等同志，他们不但亲自参加搜集工作，还带领学生参加搜集，这才初步把瑶族民间保存的口头文学或书面文学（主要是师、巫的经书）有个较全面的了解。他们先后搜集到不少于500万字的材料，编成二十多本《瑶族民间文学资料》油印本。以后，又以这些材料为基础，再进行补充，编写出《瑶族文学概况》，而概况又为今天瑶族文学史打下了基础。

现在，终于在编著者们的辛勤努力下，把《瑶族文学史》编写出来了。这是瑶族人民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，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，值得大家高兴。

我觉得，这本文学史是编得比较好的，起码在学术上有它独特的地方：

一、治文学史首先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表现文学的发展，不能写成史的文学，或用文学来表现历史。瑶族文学大部分是口承文学，口承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异，这就没有汉文学有文字记载那样断代有所依据，可以看出各种文体的发展。而口头文学要断代，就比较困难。现在，本书的编著者首先把瑶族流传下来的口承文学，从其思想意识所反映的年代进行分析、鉴别、断代，然后加以分清排列，不囿于汉文学史的排列方法，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，可以肯定的。同时，瑶族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，瑶族文学史也应是中國文学史的一部分，它必须和汉文学史

的时代有所对应。这里，编著者除了按瑶族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划分之外，还注意把大约相当于中国历史的相应朝代来对应，使之既能表现瑶族自己年代的特点，又能和中国历史相照应。我认为，这样处理也是很得体的。

二、编著者根据自己的调查了解，研究分析，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不受有的权威学者所左右。譬如盘瓠和盘古的关系，虽然国内有的权威学者说是一个同一母体故事流传的变异，但他们却认为是两个不相同的神话。盘瓠，是图腾崇拜的祖先神；而盘古，却是开辟神。盘瓠、盘古虽然现在瑶族人民都同样崇拜，但盘瓠是当作祖先崇拜的，而盘古只当作神话的神人崇拜而已。从历史上考察，这两个神话的出现，几乎是同时产生于后汉三国时代。盘瓠，是汉魏人应劭写《风俗通义》时所采录的；盘古，是吴人徐整写《三五历记》才提到。同时代并行流传的不同故事，祖先神变异为开辟神，开辟神变异成祖先神，似乎很不可能。特别是经历过宋、齐、梁三朝的任昉所写的《述异记》说：“今南海有盘古氏墓……桂林有盘古氏庙”等等，当时瑶族尚未迁徙到两广一带，不可能产生这些传说。可以肯定，盘古是南方少数民族信仰的神祇，而不是瑶族信仰的神祇。基于这点，他们实事求是地以自己的观点坚持两个神话的看法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

三、瑶族是大分散、小集中，而语言则有三个大系统，其民间文学看来是多源的。如盘瑶，信“盘瓠”是自己祖先神，而布努瑶信的祖先神则是“密洛陀”。弄得不好，会产生我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，而你则承认那个不承认这个的分歧。编著者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，按照实际情况把“密洛陀”列为开辟神，把“盘瓠”列为图腾神，分列评述。其次，这么多大分散小集中的各个小集体，其历史社会也不尽同，先进的地方已进入封建农业社会，而有的直到解放前还过着游猎生活。编著者以大部分地区属于什么社会性质来区分时代，我认为这也是可取的。譬如我国其

他民族的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，东南沿海地区，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，而后进地方还残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，我们也只能以大部分地区进入什么社会来定出其社会性质。至于个别的，只能个别单独阐述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内部，都不可能象大家上楼梯那样同步上楼，同步发展的。

至于不足的地方，我觉得在论述瑶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方面，应该多用一些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分析，论述其异同，使读者更清楚地知道同一母题中瑶族的特点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做到这一点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《瑶族文学史》经过多方努力，终于出版了。这对提高瑶族人民自尊心、自信心，促进瑶族文学事业的发展，同时加强民族团结，促进边远山区两个文明建设，无疑将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，这是可以期望到的。

绪 论

一、瑶族的社会概况

为了研究瑶族的文学史，首先对瑶族社会历史概况有个初步认识，是必要的。

瑶族这一族称对许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它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。据一九七九年统计，瑶族总人口为一百二十四万，分布在广西、湖南、广东、云南和贵州五省（区）的部分山区。其中以广西为最多，约七十四万人，主要分布在金秀、都安、巴马三个瑶族自治县，龙胜、隆林、防城三个族自治县及南丹、全州、灌阳、恭城、凌云、资源、富川、钟山等六十多个县也有瑶族散居。湖南约有二十九万人，主要居住在江华瑶族自治县，此外，零陵、蓝山、道县、桂阳、桂东等二十多个县也有瑶族散居。云南约十三万人，主要居住在河口瑶族自治县以及富宁、广南、麻栗坡、金平、屏边、勐腊等十多个县。广东约八万人，主要聚居在连南、乳源两个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，曲江、乐昌、始兴、英德等十余个县也有瑶族居住。贵州一万多人，主要居住在荔波、黎平等县。在少数民族中，瑶族是分布较广的民族之一，并且，大都居住在高山峻岭之上，因而“南岭无山不有瑶”的俗谚至今还在流传。

瑶族的称谓甚多。主要有：自称为“勉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盘古瑶”、“过山瑶”；自称为“董本优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大板瑶”；自称为“谷岗优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本地瑶”；

自称为“坳标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坳瑶”；自称为“金门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蓝靛瑶”；自称为“藻敏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八排瑶”；自称为“布努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背篓瑶”；自称为“瑙格劳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白裤瑶”；自称为“炯奈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花蓝瑶”；自称为“拉珈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茶山瑶”；自称为“炳多优”的瑶族，汉语称为“平地瑶”。

瑶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。自称为“勉”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；自称为“布努”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；自称为“拉珈”的瑶族使用的语言近似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。瑶族长期与汉、壮及其他民族杂居，一般还学会汉语、壮话以及联系密切的民族的语言。

瑶族崇拜多种神祇。砍山祭“林神”，在家祭“火神”（灶神），打猎祭“猎神”，播种祭“谷神”。把许多与自己生活联系较为重要的自然物加以神灵化，巫风盛行，显示了瑶族先民早期的原始宗教内容。此外，自称“布努”的瑶族敬奉祖先“密洛陀”，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“达努节”，他们聚唱古歌，为祖先密洛陀歌功颂德，甚为热烈；而自称“勉”的瑶族祭祀“龙犬”——盘瓠（盘王）也很虔诚。他们立盘王庙，过盘王节，还盘王愿，唱《盘王歌》，图腾观念异常鲜明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东汉时期的道教渐渐影响瑶族地区，《盘王歌》中记载的玉皇大帝、梅山洞、三清三元等，充斥着道教的内容，打斋、度戒、神判等宗教仪式也处处皆见。到了近代，天主教传入瑶族的个别地区，但这很特殊。

瑶族尚歌，以歌记事，以歌祭祖，以歌叙述历史，以歌表情，各种法规和礼仪均以歌的形式表示。因此，“坐歌堂”的习俗盛行。更为甚者，瑶民当中相互通信，也很喜欢以歌的形式向对方叙述迁徙经过、生活情状或表达爱慕之情，故称之为“信歌”或“寄歌”。瑶族舞蹈古朴多姿，庄重的“长鼓舞”表示对

盘王的怀念；节奏急促的“旗舞”反映了狩猎的热烈场面；粗犷的“铜鼓舞”表达了丰收的喜悦之情；诙谐的“猴鼓舞”还隐约表现了部分瑶民的图腾观念。

服饰方面，瑶族男子多穿蓝黑的对襟无领上衣和大裤脚的裤子。瑶族女子一般穿圆领窄袖的蓝黑上衣，胸前镶嵌长方形的锦幅，腰间系五彩锦带，着长裤或过膝裙，袖口、襟边、裤脚有挑花和绣花，花形多为花草虫鱼禽兽，造型生动艳丽。瑶族女子也爱装饰，常佩戴金钗、银牌、耳环、项圈、手镯，鬓发系挂一串或数串彩珠或银链，增添不少姿色。

关于瑶族的社会历史，瑶民大都传说盘瓠是自己的祖先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记载的早期传说，说盘瓠是帝喾（高辛氏）时代的人物；而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的传说，说盘瓠是西周平王时代的人物。但传说不足为据。不少史学家根据史书考证，认为盘瓠是东汉时代日益强大起来的部落（郭沫若主编《中国通史》），这是足信的。发展到后来，部落形成了民族。《梁书》上说：“零陵、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，依山险为居，历政不宾服。”《隋书》上说：“长沙郡有夷蜒名曰莫徭，自云其祖先有功，常免徭役，故以为名。”所谓“莫徭蛮”或“莫徭”，均是瑶族的始称，这已为许多民族学家、史学家所公认。

唐时，封建王朝在瑶族居住的湖南、两广北部山区设置了辰州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、衡阳、桂州、韶州、武陵、临贺、连州等州郡，进行直接统治，加速了瑶族原始“村社”的瓦解，同时，汉族铁器开始传入瑶区，促进了瑶区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发展。但是，相当一部分的瑶民避居深山密林，流动垦荒，过着游耕生活。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各自在“社老”统领之下不断迁徙，王朝权力对他们毫无约束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“莫徭自生长，名字无符籍”的诗句，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瑶民生活。

到了宋代，瑶区农业由于实现“耕犁”，开垦荒田，养蚕种

稻，生产又有所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宋王朝注重土官制度，任用瑶族的首长（首领）担任瑶族聚居的州县的官吏。土酋土官掌管了土地，瑶民则在官田官地官山上尽服劳役或缴纳地租实物的“义务”，“一夫岁输租三斗”（《宋史》蛮夷传二），瑶区的封建领主制完全确立了。但也有特殊的情况，即居住深山的瑶民既不接受土官的统管，也不与汉族发生联系，他们“椎发跣足，不供征役，各以其远近为伍”（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），仍过着“名字无符籍”的原始游牧生活。这种状况，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也入侵到瑶区，湖南的江华，广西龙胜等地输入了大量的“洋纱”、“洋布”、“洋油”、“洋火”、“洋烟”，而木材、土特产大量外流。在广西上思等地，天主教徒向瑶民传教，进行文化侵略。这种情况虽不普遍，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后来，国民党反动派在瑶族地区设立所谓“化瑶局”、“设治局”这类机构，加紧对瑶民盘剥压榨，使瑶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但是，瑶族人民顽强不屈。他们对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。宋庆历三年（公元一〇四三年），湖南桂阳瑶民发动反抗宋王朝的斗争；元泰定四年（公元一三二七年），湖南道州、永明，广西全州、义宁、平乐等地瑶民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斗争；十四世纪中叶，广西大藤峡瑶民掀起反抗明王朝的斗争，持续一个多世纪；随后，广西八寨、广东罗旁山的瑶民又起来斗争。清道光年间，湖南江华赵金龙率领瑶民掀起反抗清王朝的斗争；鸦片战争后，蓝正樽、雷再浩又率领瑶民举行起义，揭开了我国近代史上湘桂地区瑶民起义斗争的序幕。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，瑶族人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一九二六年，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，作出《解放苗瑶决议案》，⁴⁴指明了瑶族人民的解放道路。一九二九年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右江举旗，许多瑶民参加了斗争。瑶族聚居的广西巴马西山区，一度成

为广西右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。一九三三年，湘桂边境瑶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；一九三四年冬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路过湘南、桂北瑶区，瑶族人民热情接待了自己的亲人；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瑶族人民积极参加游击队，与兄弟民族一道并肩战斗，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。

解放以后，瑶族人民象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，获得了新生。五十年代，许多瑶区进行了民主改革，先后成立了大瑶山（今金秀）、江华、连南、都安、巴马、河口、乳源七个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，以及包括瑶族在内的龙胜、防城、隆林各族自治县。三十年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，瑶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二、瑶族文学发展概况

瑶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，大都无文字记载（一九六二年前曾普查搜集，近年来才大量以文字整理成型）。民间文学自身的变异特点给作品断代的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。但为着编出一部基本合乎科学的瑶族文学史，我们力求把作品断代工作做得稳妥一些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。因此，我们对作品的断代，主要是依据：一、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艺术风格。二、作品体裁产生的时代。但遇到具体作品，情况仍很复杂。一是有的作品内容庞杂，无阶级社会的内容与有阶级社会的内容混杂在一起，且在作品中各自占有同样的重量。放在哪个时期似乎都可以，但似乎又不合理。二是有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，似乎放在哪个时期都可以，都合理。这两类作品，如对整个瑶族文学史有重要作用的，我们仍先采用，疑难有待今后继续探讨。

一般地说，文学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。因此，瑶族文学史的

分期，基本按照社会历史的分期，即分为四个时期：

一、远古文学时期（隋代以前）；

二、古代文学时期（从唐代在瑶区设立州郡起至清代鸦片战争止）；

三、近代文学时期（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）；

四、现代文学时期（从一九一九年至现在）。

远古文学时期，包括从传说密洛陀创世时代直至盘瓠部落强盛的时代，这一时期基本上是瑶族先民的无阶级社会时期。瑶族的远古文学主要是反映人类征服自然的神话和古歌。女神创世的作品在世界神话宝库中甚为罕见；伏羲神话、盘瓠神话和《格怀射太阳》等神话，反映瑶族先民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朴素认识，颇有特色。这一时期的传说故事，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。

古代文学时期，是瑶族文学发展成长的时期。从唐代至清代的一千多年间，瑶民先后经受五个封建王朝的统治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，迫使他们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。这一时期的文学，较多地反映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，文学样式也比前一时期增多，表现方式也较前一时期丰富。这一时期的歌谣，以反映民族迁徙、民族习俗和爱情生活的内容为最突出。《盘王歌》是这一时期歌谣的总集成，它是瑶族先民感谢盘王解救他们在迁徙途中的灾难而唱的“还愿歌”。“信歌”的产生与迁徙生活关系密切，它是瑶族居住分散而又要大家相互了解、相互支援的必然产物；风俗歌中的輓歌、情歌中的“撒旺”（细话歌）以及说亲词、彩话、石牌话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了起来。这一时期的民间传说故事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如以民族英雄事迹为题材的民间传说《侯大苟的传说》、《赵金龙的故事》、与土官、财主斗争的机智人物的民间故事《讲蛮话》、《卜合的故事》以及在前一时期动物故事基础上发展的民间寓言故事《蚂蚁的头为什么扁》等，给瑶族文学宝库增添耀眼的光芒。

近代文学时期，这是指部分瑶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产生的文学的阶段。这一时期的歌谣所反映的阶级斗争比前一时期的尖锐突出。民间叙事诗的文学形式有了发展，《里八洞》、《儿子的诉歌》、《桑妹与西郎》均可代表。民间传说、民间故事所反映的内容偏重于阶级斗争方面，而在这斗争中，主人公已不是单一的民族，更多的是体现瑶族人民与汉族壮族人民的并肩战斗。这在太平天国革命的传说中表现颇为鲜明。这一时期的机智人物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谜语和谚语也更为丰富。

现代文学时期，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的文学，除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进行揭露斗争之外，主要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右江革命运动和1934年路过桂北瑶区的中央红军，如《妹送红郎当红军》等，感情强烈，格调高亢，显示了瑶民的斗争勇气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。后一阶段的文学，是瑶族人民翻身解放、当家作主之后创作的文学。瑶族人民满怀激情，讴歌共产党、毛主席，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，是这阶段文学的主旋律。此外，文人创作的书面文学在这阶段开始发展起来了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莫义明、蓝怀昌、鲍夫、蓝汉东等的诗歌、小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，并得到好评。

瑶族文学的分期，不一定完全符合瑶族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实际，我们只能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暂作如上的粗略的划分。

三、瑶族文学的特点

瑶族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进程，因此，瑶族文学必然具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。这些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形象地再现了本民族的历史。瑶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，民间文学历来是人民历史的真实反映，瑶族文学的很大一部

分作品就是瑶族历史的忠实记录，是文史合一的典型。

远古社会的瑶族文学所反映的瑶族童年时期的社会生活还比较模糊，神化色彩很浓，因为瑶族先人当时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低下。瑶族步入阶级社会以后，以文学形式记述本民族历史的现象逐步增多；到了近代，文学便成为记录或追述民族历史的主要手段。如《大藤峡的传说》、《金龙出大洞》、《豆腐八王》、《雷再浩的故事》、《黎水保的故事》等民间传说，都是以瑶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依据的艺术创作，是瑶族人民斗争生活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直接反映。这些作品所陈其事，与汉文史籍大体吻合，真实性更大。

作歌记实，是瑶族人民记载本民族历史的传统方式。他们的歌，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自己的历史：“信歌”，记述了瑶族人民的迁徙史；“历史歌”，记述着瑶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来历，揭示了瑶民族形成的进程；“纪事歌”，记述了他们苦难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；而《桃源峒》、《梅山峒》和《千家峒》三首古歌，则记述了瑶族的最早源头，成为多数史学家确认瑶族源于“长沙、武陵蛮”说的有力旁证。有些歌谣，如纪事歌《里八洞》所记述的“里八洞”衰落史，比《连州志》所记的更为详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纪事歌就是瑶族的历史文献。

（二）鲜明地反映了刚强的民族性格和反抗斗争精神。瑶族是一个备受压迫、深受苦难的民族，从东汉起，历代的封建王朝就不断向瑶族人民进行着所谓“比年一小征，三年一大征”^①的征剿，烧杀掳掠，把瑶族赶进了深山老林；在经济上则加以残酷的盘剥压榨，致使瑶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。有压迫就会有反抗。历史上，瑶族人民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，仅元初至清末的七百多年内，瑶族人民的大小反抗斗争就在百起以

① 卞霖《赤雅》。